

沙坪壩入學到現在，六十二年來的回顧。[中央大學機械系三二級班史稿] 2002年3月文席謀撰 [一] 戰時學府，風雨連窗。

抗戰時期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學府。機械系三二級人數近百，是當時中大最大的班次。大部份同學為一九四〇年在全國若干地區統考同榜錄取的，部份為上班休學而在本班畢業的。也有本班生因休學而在下班畢業的。因此本班同學實際包括具有上下班班籍的部份同學，人數更多。我班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入學，原應於一九四四年七月畢業。但在最後一學期，全班應政府徵調去軍中從事翻譯工作而輟學。勝利後部份回校復學，其他各奔前程。創業多彩多姿。

機三二班同學進入中大，和同時代各校一樣，有來自淪陷區，戰區，及大後方的。絕大多數家境清寒。賴"貸金"制度維持生活和學業。住過統艙大宿舍，吃粗劣的"貸金伙食"，常因日機空襲而跑警報，擠在陰暗潮濕的防空洞中。平時瘧疾痢疾流行，生活的艱苦非現在一般人所能想像。可是當時中大為全國最完善的最高學府。全校同學非常勤奮。不但在本科課程方面儘量求知，而且關注戰情和國事。在校養成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即使在寒暑假期中也多留校經常擠在圖書館研習。學習效果不因在戰時而降低。反而淬勵奮發，品學砥礪，較之平時更有過之。本班一年級（一九四〇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在柏溪分校肄業。二，三，四年級在重慶沙坪壩肄業到畢業。經歷羅家倫，顧孟餘，蔣介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朱經農任教育長代為處理校務）三任校長。整個學程都在對日戰爭最艱苦，國家最危急時期渡過。最後一學期始因政府徵調到軍中任翻譯工作而輟學。

[二] 臨危受命，效命疆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機偷襲珍珠港而使太平洋戰爭爆發。隨後美國以同盟國立場開始大舉軍援中國抗日。人員和物資經由印度緬甸循滇緬公路運輸，或越駝峰空運到中國大後方。部份國軍進駐印緬，配合盟軍沿滇緬路掃蕩日軍。亦有美軍在中國境內支援國軍從事戰鬥，訓練及後勤補給等工作。美軍直接參戰者有飛虎隊空軍。盟軍人數大增。所需譯員嚴重缺乏。最初在後方各大學及民間招考徵選。至一九四三年年底，政府為因應戰局緊急需要，決定將重慶地區五大學應屆畢業男生在校唸完四年級上學期者，全部徵調到軍中擔任翻譯官。中大之外尚有：重慶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中華職業專科學校。總人數可能近千，規定在軍中工作結束後，得以免修部份學分而取得畢業資格。亦可回校繼續學業，補足半年所缺學分。機三二級同學除少數因體格檢查不及格未能參加者外，大部份在一九四四年初就此"投筆從戎"，以翻譯官名義進入軍中。當時在校大學生被政府徵調參與偉大的反侵略戰爭，是史無前例的壯舉。母校特地為應徵同學趕製一批銀質紀念章。正面鐫有一本書和一柄劍的浮雕圖案。反面刻有"應徵服役紀念"六個小字。同學佩上這徽章無不欣慰引以為榮。列隊赴復興關中央訓練團譯員訓練班時，沙坪壩各校師生和部份民眾鳴鞭砲歡送。情況熱烈。該班結業後分發到印緬戰區遠征軍(X-FORCE)隨軍打通中印公路回國的有吳大惠，馮希謙，勞遠盛，孫家訓，劉俊纘，蔣振，朱煥奎，于在邦，過懋德，盧國維等人，分發到保山美軍重炮隊(COAST ARTILLERY)的有朱濟生。分發到雲南盟軍(Y-FORCE)在昆明總部的有：陸豪君，唐義方，湯堉孫，蔣文彬，王信中，盧國維。在滇南巡迴教導團的有：趙永年，鄔展達，孫永和，劉學愨，文席謀。分發到滇西中國遠征軍有劉及恂，黃美琛，蘇錢壽，杜梅蓀，洪寶順，劉子均，劉光棣，姜繼祉，陳珍念等人，分發廣西盟軍(Z-FORCE)者有：叢永壽，謝承裕，殷增巍，陳壽祖等人。被派赴後方各空軍基地有邱元章，繆厚生，楊曾渥，李方夏，傅鴻林，鄒思森，王綸，陳成章，鄭英，唐友華，燕方鐘，時錫霖等人。先一年考選去戰地服務團任翻譯的有陳克明和楊永年二人。因患病或其他緣故情況輟學者，以及去向不明者，尚有多人。

[三] 退役復原，各奔前程

上述軍中工作有中途退役，或在日本投降後始行退役。部份同學退役後回校併入下一年級班次唸完最後半年而正式畢業。然後進入社會工作。多數退役後各奔前程。有從事本身專業工作，亦有以公費或自費到美國留學深造的。如：唐義方，湯堉孫，孫永和，張鎊聲，王定揚，盧國維，謝煥章，謝承裕，劉學愨。其中學成提早回國的有：聶開物，盧國維，謝煥章，劉學愨，及去法國留學的洪寶順。有在國內工作，後來隨工作單位或經國外去台灣的如：傅鴻林，吳大惠，羅宗貫，燕方鐘，黃少清，鄒思森，周廣周，王綸，洪寶順，文席謀，謝承裕等。同班同學中大多數留在大陸任職。工作上都曾有傑出表現。因國內國共戰爭及新中國成立後長時期極左思想影響，在國內同學多數人僅因曾任美軍翻譯而受衝擊審查。有因冤屈而受殘害者，蒙垢多年，始獲平反。彼此有一長時期處於隔絕狀態，極少連絡。

[四] 晚年連絡，如同隔世

八十年代的末期，國內改革開放經歷約十年之久，海峽兩岸及國內外郵電及旅遊逐漸頻繁。昔日同窗，現存者多屆古稀之齡。先有部份取得連絡，輾轉相告。見面時莫不唏噓感嘆，慶幸餘生，有如隔世之感。打聽昔日同窗去世者已有多人。當時幸存同班同學在北京及上海者較多。在北京的有：趙永年，謝煥章(1999.5.10逝)，杜梅蓀，劉學愨，劉及恂，馮希謙，王永智，蔣振，王信中，蔣文彬，劉蘅章(2000.12.7逝)，吳亞德，聶開物(1990.9.7.逝)，洪寶順(1991.1.26逝)。成為同學的連絡中心。上海地區的有：唐友華，蘇籛壽，朱濟生，鄒展達，陶鈞(1998.12.7逝)，孟憲麟，勞遠盛，章景明，陸豪君(1998.5.4逝)。其他分散全國各地。在瀋陽的有：陳克明(1997.2.10逝)，梁啟柏(2000.5.19逝)，張樹蕙，葛橋(1992.11.23逝)；西安有：邱元章(2001.10.29逝)，杜繼周(1997.11.10逝)；洛陽有：楊曾渥(1998.2.20逝)，張百信；株洲有：劉子均，支陽先(2001.7.26逝)；南京有陶惠民；常州有時錫霖(1999.3.12逝)；昆山有孫家訓；徐州有孫鴻才；濟南有陳壽祖；淄博有繆厚生；蚌埠有：叢永壽；青島有陳伯涵(1998.9.11逝)，福州有楊永年(1969.4.1逝)；廈門有過懋德；武漢有劉光棣；廣州有何叔度(1991.6.14逝)；鄭州有宋文海；成都有：黃學堯，高幹才，劉祖烈；重慶有朱慶祥；貴陽有金奎，鄭英(1983逝)；寶雞有于在邦(1997.8.12逝)；香港有盧國維；台灣有：燕方鐘，吳大惠(1987.2.27逝)，謝承裕(1994.1.31逝)，羅宗貫，周廣周，鄒思森，黃少清(1978逝)王綸(1988逝)；海外在新加坡有唐義方，美國有：王定揚(1997.7.10逝)，傅鴻林，張鎊聲，葉孝剛，劉俊纘，雷沃煖，孫永和，湯堉孫，黃宗正，文席謀；在丹麥有李方夏(2001年回國)。大家都不約而同以北京的趙永年同學為連絡中心。知己較早去世而以上未列者有：樓兆支，陳珍念，朱煥奎，孫能，孫樹初，殷增巍，周少輝，古傳賢，姜繼祉，袁憲鋁，張柱德，譚獨，鄒開先，陳咸章，黃美琛，鄭英。無消息而生死不明者有：黃朝銳，鄭兆稷，周恆慶，沈士驤，吳勉，方培君，王顯祖，薛耀宗，陸健璋，張嘉謨等人。數年中累積同學不少資料。由於在北京同學的熱心，及各地同學的鼓勵，趙永年兄首先倡議編撰同學錄。於一九九一年先後二次編修印發各地同學。以後每隔相當時間予以訂正。一九九一年底，北京同學聚會時決定請趙永年兄主編一"中大三二級通訊"小型刊物。第一期由在北京的同學(趙永年)組稿，第二期由在上海的同學(蘇籛壽)組稿，第三期由在台灣同學(羅宗貫)組稿，第四期由在美國的同學(文席謀)組稿。都是將稿件連同相片等寄給北京趙永年總編輯印後郵寄各地同學家。第五期及以後各期"通訊"都是各地同學將資料直接寄給趙永年同學組編。到今(2001年5月)年已積累寄發廿九期之多。同學和部份學嫂藉此提供資訊，吐布心聲，充滿友情，使內容豐富，多彩多姿，可以說我班同學中晚年滋生的瑰寶。創造這樣的成果的關鍵，在於趙永年為主的北京多位同學的不辭辛勞的獻身精神，贏得所有同學和學嫂的感激和敬愛。一九九七年美國同窗曾仿古詩經體裁同撰<永年頌壽詩>四章錄之於後：其一：松林坡上，弦歌初唱，五三荏苒，唯訊是望。歲月茫茫，往事滄桑。永年辛苦，德被同窗。其二：松林坡側，弦歌不絕，半紀韶光，同窗久隔，歲月茫茫，往事滄桑，永年辛苦，德被同窗。其三：松林坡前，往事如煙，連絡組織，賴我永年。歲月茫茫，往事滄桑，永年辛苦，德被同窗。其四：松林坡後，嘉陵江曲，同言珍重，永年長壽。歲月茫茫，往事滄桑，永年辛苦，德被同窗。

[五] 逍遙歲月，回首前塵

在上述各期 <通訊> 中,了解到各地多數同學及其家人情形.均生活安適,多有含飴弄孫之樂.或逍遙林下,旅遊保健,寫作詩文,記錄偉大時代的經歷,也有發揮餘熱繼續創業或為國家社會貢獻的.如果將人生比作隨波逐流的航行,同學中大都經歷驚濤駭浪,而現在都已到達安全平靜的港口.忘記不了以往的驚險,但目前感到舒坦和慶幸.我們這班昔日莘莘學子,今日幸存的都已是八十左右的老叟.現在要做的事是:保持心身健康,記錄和整理一些資料留給後人.

[六] 雪泥鴻爪,長為紀念

孫永和級友抗戰勝利後去美國深造,隨後定居在美,創業有成.一九九八年回國,獲知母校建造群賢樓具有紀念中大校友事蹟的美意.觸發懷念同窗之感情,撫今追昔,感慨良多.想在此群賢樓中為同窗成立一永久性紀念場所.慨然捐款廿萬人民幣成立此廳間(後經命名為"永和廳"廳).深獲母校讚賞和配合.隨即會同校友馬大任及級友湯堉孫,文席謀及國內趙永年,蘇鑣壽,杜梅蓀,陶惠民等多人,迅速從事紀念品的收集,整理,佈置等事.終能趕上在母校百年校慶及群賢樓落成之日完成.此時觀賞廳中陳設,使人想起<蘇東坡澗池懷舊>的一首七言律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同班同學由衷感謝趙永年和孫永和兩位同學對同班同學的奉獻.使我們同學的部份"雪泥鴻爪"能收留而長遠保存.我們往日確都有"飛鴻沖天"的壯志.這壯志如有未酬,祇能由後人包括母校學弟學妹們來發揚.最後主編人為我們同班同學曾在偉大的抗戰時代艱苦學習,畢業前徵調從軍,擔任軍中翻譯重任,出生入死,對抗戰勝利有關鍵性的貢獻而感光榮驕傲.為同學中因任盟軍翻譯,在極左時代蒙接冤屈傷害,終獲平反而感欣慰.

[七]感懷詩四首有注.

辛巳(2001)題東大母校群賢樓中永和廳機械三二級參展綜合文獻冊

其一。 戰時同學

抗戰三秋浴血殷(一九四?年抗戰方酣國府西遷重慶)

分途輾轉入山城(分區統考錄取中大機械系輾轉入學)

巴山蜀水群英聚(先後在柏溪及沙坪壩就讀生活艱苦)

砥礪專精報國忱(人人勤奮攻讀準備學成報國)

其二。 抗戰致勝

臨危受命任馳驅(一九四四年畢業前奉命緊急徵調)

學子千夫入戰區(重慶五校同級同學擔任戰地盟軍翻譯)

不料功勞成累贅(不料日後有因接觸盟軍而被極左歧視)

無端磨折淚漣如(部份在文革時多方訊問身心遭受磨折)

其三。 建國以成

救國何如建國難(新中國成立後同學獻身建設工作)

辛勞血汗染斑斑(機械工業為一切建設的基本日夜操勞)

春蠶到死絲方盡(使多種生產建設從無到有而鞠躬盡瘁)

公道遲來強笑顏(晚年始解除歧視而給予尊榮)

其四。 頤養悠思

別後多年信息無(同學別後多年未能通訊連絡)

同窗隔絕見榮枯(部份同學不幸早年磨折去世)

春風吹拂冰封解(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同窗幸存者獲得連絡)

老境時萌往昔思(老後生活安逸懷念舊時不勝感慨唏噓)

[八] 鳴謝

本文《中央大學機械系三二級班史稿》事實上為同學集體寫作。因內容有修改可能，故以“史稿”為名。至此次定稿之日為止，參與審稿同學包括而不限於：三二級外文系 馬大任、藝術系陸巽復(嫂)及機三二級孫永和、湯堉孫、趙永年、蘇籛壽、孫家訓、蔣振、杜梅蓀、孫鴻才、勞遠盛、邱元章、羅宗貫等學長。其中趙永年和蘇籛壽出力特多。對此多人深致謝忱。

[九] 參考文件：

1. 趙永年主編之〈機三二級同學通信〉

2. 文席謀主編之〈機三二級同學文獻冊〉中同學傳記

附錄一：} 根據上述參考文件2中整理出之“中大機械系三二級同學名錄”

01 劉蘅章 02 孫樹初 03 勞遠盛 04 文席謀 05 劉子均 06 王永智 07 鄒開先 08 叢永壽 09 沈士驥 10 陳珍念 11 盧國維 12 蔣文彬 13 孟憲麟 14 湯堉孫 15 黃學堯 16 劉光棣 17 吳大惠 18 朱濟生 19 蔣振 20 洪寶順 21 李方夏 22 謝承裕 23 朱慶祥 24 孫家訓 25 孫永和 26 鄭英 27 于在邦 28 朱煥奎 29 時錫霖 30 黃少清 31 孫能 32 劉學愨 33 鄔展達 34 陶鈞 35 陸豪君 36 楊曾渥 37 宋文海 38 陳咸章 39 張鏘聲 40 唐友華 41 趙永年 42 張柱德 43 傅鴻林 44 葛橋 45 王信中 46 金奎 47 蘇籛壽 48 繆厚生 49 劉及恂 50 邱元章 51 陳壽祖 52 殷增巍 53 謝煥章 54 劉俊纘 55 杜梅蓀 56 鄭兆稷 57 馮希謙 58 聶開物 59 譚獨 60 王綸 61 唐義方 62 陶惠民 63 王定揚 64 姜繼祉 65 燕方鐘 66 鄒思森 67 黃朝銳 68 周少輝 69 過懋德 70 陳克明 71 黃宗正 72 張百信 73 孫鴻才 74 吳亞德 75 支陽先 76 陳伯涵 77 梁啟柏 78 高幹材 79 樓兆支 80 羅宗貫 81 黃美琛 82 張樹蕙 83 劉祖烈 84 古傳賢 85 杜繼周 86 陸健璋 87 楊永年 88 吳勉 89 方培君 90 章景明 91 王顯祖 92 周廣周 93 葉孝剛 94 雷沃煖 95 何叔度 96 袁憲鋁 97 周恆慶 98 薛耀宗 99 張嘉謨

附錄二：部份早年去世同學信息：

張嘉謨(99) 休學任翻譯一年後復學來機三二級。在校時日本飛機轟炸時傷亡。

袁憲鋁(96) 原在鞍山鋼鐵公司機修總廠工作，死於文革中。(根據陳壽祖信)

譚獨(59) 原為四川省機械工業廳設計院院長。1987年病故。(根據叢永壽信)

古傳賢(84) 解放初期在工廠搬運彈藥爆炸致死。(根據叢永壽信)

鄒開先(07) 原在武漢鋼鐵學院力學教研室任副教授。1993年3月去信始知已去世。

張柱德(42) 據山西省第二建築工程公司幹部科稱“於1988年10月病故”。

周少輝(68) 五十年代後期在美國底特律至多倫多公路有因車禍致死。(據湯埳孫信)

王綸(60) 1988年夏由夫人等陪同由台灣返大陸探親旅遊。王綸患糖尿病多年，由西安到北京後即因病住院，不久在北京人民醫院病故。

何叔度(95) 1991年6月7日晨在江邊運動回家途中被摩托車撞傷，醫療不善去世。

附錄三：湯埳孫，孫永和，文席謀 三同學 2002年2月2日 轉給北京‘抗戰時期翻譯官招待會’電子郵件信息：

“尊敬的、親愛的、‘抗戰時期翻譯官招待會’中長官和朋友們：我們是抗戰時期曾擔任軍中翻譯官而現在僑居在美國的三人。和會中很多朋友一樣，都已是八十左右的高齡了。聽說國內有這一盛會、安排當年上述同樣經歷的人相聚話舊，覺得非常有意義。以路遠不克參加為遺憾。這會證明政府當局肯定了我們當時對國家的貢獻，使我們感到榮幸。特別請當年一同參與工作的同學趙永年兄代表說出我們嚮往和感動的話。我們當年在滇緬戰區 Y- F O R C E 工作，使國軍和盟軍並肩作戰能有效進行，對當時能擊潰日軍，打通滇緬公路，有決定性貢獻。我們是這一歷史的見證人。聽說在文革時我們同樣情況的人有因曾和盟軍有相當長時接觸而遭受不好的待遇。非常值得同情。幸喜後來都已獲得平反。

這次的盛會，使我們想起去年九月國日政府在舊金山舉行‘舊金山和約五十周年紀念’時，在美華人對日本政府不承認侵略中國的罪行、扭曲歷史言論，曾提出嚴重抗議。同時在當地展覽“南京大屠殺圖片和文獻”作為對抗。作為歷史見證人，我們祇要有機會便要將親身經歷的正確史實報導出來。

祝會中昔日戰友們盡情歡樂暢談，大會成功。 湯埳孫，孫永和，文席謀 同祝。”